

BC Hands & Voices



最適合我家庭的抉擇

作者
Joy Amor

「寶寶手語現今真的很流行！」當我在加拿大亞馬遜網站 (Amazon.ca) 落實訂購寶寶手語的書籍和DVD影碟時，我不禁為之驚歎。那時我懷孕6個月，跟任何其他戰戰兢兢初次懷孕的母親一樣，花費大量時間來不斷尋求關於養育子女的資料、秘訣和最新趨勢。我渴望養育一名富想像力和口齒伶俐的孩子，並常常幻想有天與我的寶寶談話，他或她向我訴說當天在幼兒院的種種事情，我還特別期待聽到那些透過想像力編織而成的故事。我所有的研究似乎傾向同一論調，那就是「讓孩子於很小的時候開始接觸語言」。因此，那時我便決定致力確保孩子有一個語言豐富的环境，不管是口頭還是視覺上的語言。



我的DVD影碟和書本終於到來，我很興奮！我觀看第一張影碟約5分鐘，已感困惑。電視熒幕上那女人似乎只是胡亂做出手勢，我心想「全部都應有一些意思嗎？」我確定自己是有基本認識..... Milk 奶、Diaper 尿布、Bath 洗澡、More 更多、Sleep 睡覺。我覺得那已是足夠的視覺語言，足以令孩子知道我正在努力進行溝通。此外，我認為只要真的時常跟孩子說話，便會促成一個語言豐富的环境。哎呀！那些書籍和影碟只被塵封，落得的下場跟任何其他在一時衝動下購買的網上物品一樣。

萬聖節當天清早，Teanna 出生了，我全付精神便立即投入這小生命裡。是的，我深深感動，我想把這個世界送給她。她是個小女孩，

"The Best Fit for One Family" was first published in Issue #8 (September 2011) of the BC Hands & Voices Newsletter.

最適合我家的抉擇

(2)

雖然個子嬌小，她顯然已有一種很好的、使人神魂顛倒的個性。儘管只是一名嬰兒，她似乎特別善於觀察，大大的眼睛，好奇的表情自然流露，左望右望，似乎正在嘗試理解周遭所發生的一切。我跟女兒說話、唱歌和用我所懂得但極為有限的手語和她溝通。無論我做甚麼，她都微笑和咯咯地笑。她是個快樂的孩子，而我則是個睡眠不足的快樂母親。她有8個月大的時候，打出表示「尿布」的手語，我查看後發現真的需要更換尿布。這令我大為驚訝，我的孩子在跟人溝通了！到了10個月大，她學會如何表示「睡覺」，而我可以得意洋洋的說安頓孩子睡覺是那麼輕而易舉的事。我愛她，我也快樂，但隱約之間我覺得有些事情似乎不對勁。

當Teanna 一歲了，她快樂健康，與以前一樣。可是，似乎有一種隔離、苦惱的感覺。自從她出生以來，我一直對其聽覺有懷疑。到了19個月大，她才正式被確診為雙耳深度失聽。這是令人難受和情緒激動的經歷，我不僅感到像在為失去一些十分重要的東西悲傷，而且還迷失了方向，不知道下一步應怎樣做。這是壓力巨大的時候，有太多來自四方八面的資料充斥，時間緊迫，又要作出影響一生的重大決定；老實說，我已開始感到相當麻木，身不由己地陷入種種事情的漩渦裡。

Teanna馬上裝配助聽器，而我覺得最佳決定是選擇一個同時有手語導師和語言病理學家參與的療育計劃。若有一名美國手語導師，學習將會更容易。我發現這種語言是何等的視覺化，大部分手語都使人聯想起所指英文字定的定義。它絕非為了表達一個想法而隨意作出的一連串手勢。美國手語是一種真實語言，具有需要遵守的文法規則。雖然我發覺學習過程有樂趣，即使有導師幫助，我也要一些時間來適應使用手語。手語給人不自然的感覺，但是我知道它會對女兒有利，所以我盡量在與女兒獨處的時候，向她做手語。美國手語有很多地方令我感到有點為難，例如使用十分顯著、近乎誇張的臉部表情。提出是非問題時揚起雙眉，如果問題需有較詳細的答案，便要皺起眉頭。形容一些細小的東西時要噘嘴，若形容大的東西則要張大雙眼並說一聲「cha」。這是一個適應時期。

大部分語言都有其本身文化，美國手語亦一樣，有「聾人文化」(Deaf Culture)。我在整個歷程中領悟到聾人是十分熱情和友善的群體。我注意到聾人是無處不在！我會鼓起勇氣，在餐廳、商場接觸他們，我甚至發現某教

最適合我家的抉擇 (3)

堂有一名失聽牧師。我已可以用手語表示：「嗨！我的名字是Joy。我看見你用手語，你是否聾的？我有一個聾的女兒，而我正在很緩慢的學習手語。」當聾子看見你努力以其語言跟他們溝通，他們會雙眼發亮，並會非常願意用特別緩慢的用手語，或者甚至嘗試與你談話。看見此情況，感覺很美妙，我身為聽覺正常的人，可以跟聾子進行有意思的談話。聾人文化中有所謂「聾人自尊」(Deaf Pride)，意思是聾人除了聽聲音之外，可以做任何事情。我發覺這種文化極有意思，並開始利用自己的時間埋頭研究，閱讀書本、文章和瀏覽網站，我希望了解更多，教育自己，畢竟這是我女兒的文化。

2009年冬季，Teanna右耳植入人工耳蝸(Cochlear Implant)。她目前正上一所幼兒園，那裡有失聽兒童和聾人子女(Children of Deaf Adults, 簡稱CODA)就讀。在學校裡，教師用手語和說話。她每天都接受言語治療，並有穩定進展。她現正在牙牙學語，並且非常努力的說出某些字。她亦正在認識所聽到的不同的字。她的手語日漸純熟，流利程度令我大為佩服，有時我甚至覺得自己像是開始落後。手語讓我得悉她是聰明的。某天她問我：「我想要果汁，請給我。」我回答：「我現在沒有果汁給你，只有水。」她舉起一顆她要吃的葡萄，並用手語表示：「行！葡萄裡有果汁。」，然後走去玩耍。手語讓我知道她有幽默感；她愛開玩笑，讓我知道哪些事情令她覺得有趣。她現在有許多幻想出來的故事，包括胡鬧喜劇。手語讓她可以表達情緒、回憶往事，並表示將來想做甚麼。

我個人覺得，讓女兒接受人工耳蝸、學習口語和美國手語，是一個可行的方法。行事曆無疑是填得頗滿，但亦帶來很多好處。Teanna將會能操兩種語言，而且我認為她能夠兼得聾人和能聽者所要有的最好的東西。我於童年移居國外，長大了，時常要提醒自己「記得我的根」的重要性。我相信透過自學和投入聾人文化，能為她對自我身分的認同及自我的價值觀奠下堅實的基礎。我一個能聽者佔絕大多數的世界養育一名失聽孩子，這是事實。參與聾人社區，讓她有一種歸屬感，周圍是跟她有共同之處的人。我相信此參與會讓她有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從而令她有信心，敢於進入能聽者的世界。Teanna將要面對成年後人生的種種抉擇。我為她奠定基礎，我深信：無論她日後選擇走哪一條路，我正為她的人生作出最好的裝備。我自己亦同時作好準備，支持她為自己作出最佳的決定。當她出生，我首次抱她的時候，我知道自己想把世上最好的送給她.....現在，她可以在聾人世界和有聲世界之間遨遊馳騁。